



今台州章安街道迴浦村老街入口。

宁波及鄞州的志书中，都提到过一个陌生地名：鄞南回浦乡。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代，它是古鄞县属下的一个乡，这个乡的管辖范围相当于现在的20多个县(市)，即使后来从鄞县析出单独立县，它仍与宁波(鄞县)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在古

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历史上演绎了一段传奇故事。

这个回浦乡在哪里？由于古籍记载语焉不详，历代地方志也未能完全澄清其设立的时间及治域，以致这段历史始终掩隐于历史的迷雾中。

宁海曾有回浦乡，但它不是“鄞南回浦乡”

回浦，据《词书》解释，是指弯曲水流岸边的陆地，一般以其地河流弯曲回旋入海而得名。

秦汉建制中，县以下分若干乡，县是地方行政机构，乡是联结郡县和基层社会的纽带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载：“县大率方百里，其民稠则减，稀则广；乡，亭亦如之。”那时，浙东南一带不少地方还是蛮荒之地，人口稀少，故县、乡的治域面积极为广袤。

据《宁海县地名志》记载，宁海县冠庄设有回浦乡。清康熙年间宁海县令崔秉镜所作《雁苍山志序》中，有“不意承乏回浦”之句。民国初年叶桐封在《宁海县歌》中也写道：“一带文明回浦水，千秋灵气产名儒。”据此，有人认为，宁海县冠庄就是晋《太康记》和《宋书》中所提到的“鄞南之回浦乡”。但经文史研究者考证，叶桐封所说的“回浦水”，是明

万历年间宁海县令颜欲章主持开凿的颜公河；宁海回浦乡始建于清宣统元年(1909年)，一年后即废。可见，宁海回浦乡并非古籍所载的“鄞南回浦乡”。

那么，真正的“鄞南回浦乡”究竟在哪里？

南宋嘉定《赤城志》，是现存最早的台州地方志，该志记载：回浦，在临海县东南一百九十里祥符寺前。按《后汉书》：章安本名回浦，今即其地也。

《浙江分县简志》记载：西汉昭帝始元二年(公元前85年)，于东瓯地置回浦县，为会稽郡南(东)部都尉治。东汉建武初改回浦为章安，为会稽郡东部都尉治。

中国台州市政府网站介绍：台州，先秦时为瓯越地。秦代，地属闽中郡。汉初，先后有东海、东越等王国封立。汉武帝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，东越国除，徙民于江淮间，改其地属会稽郡，置回浦乡。

郡，置回浦乡。

《临海县志》：《禹贡》为扬州之域，春秋战国时期先属越，后归楚，秦时属闽中郡，汉昭帝始元二年属会稽郡回浦县，光武初改回浦为章安。三国吴太元二年(252年)改章安为临海……唐武德五年(622年)改临海为台州。

《永嘉县志》：昭帝始元二年于东瓯回浦乡置回浦县，今永嘉县境属回浦县。东汉光武初改回浦为章安。《丽水县志》：西汉初属东瓯国，昭帝始元二年属会稽郡回浦县，东汉初改回浦为章安。

这些志书或资料中提到的章安，位于今天台州市椒江区的章安街道。章安原名回浦，后改名章安。汉初，它曾是一个地广人稀的乡、县治所，这个乡就是“鄞南回浦乡”，后立县。晋《太康记》载：“章安县本鄞县南之回浦乡。”而在回浦设乡之前，其地为东瓯国属地。

云遮雾绕的「鄞南回浦乡」

祝永良 文/摄

历史上章安与鄞地的联系十分紧密

章安与鄞地同属古越之地，古代越人善于操舟，从章安东出，即为台州湾，经东海可至中国各沿海港口，向西可由椒、灵、澄三江水系到达今黄岩、临海、天台、仙居等地。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，这里的陆路也已贯通南北。

章安港的兴起，先是以作为军事要港而闻名于世。汉武帝两次将越人迁徙到江淮间，其中一部分移民就靠海上运输，此举开通了章安与句章、苏州之间的海上交通航道。自汉以后，章安始终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军事要冲。

东汉顺帝永建六年(131年)，会稽曾旌率千余人起义，攻掠句章、鄞、鄞，杀死三县的县令。于是，朝廷将会稽郡东部都尉从章安迁回鄞县，不久又迁句章，后局势稳定后复迁章安。

东晋末年，孙恩率起义军转战于章安一带，并在此建造战船，操练水军，修筑城堡，曾发展到拥有楼船千余艘，战士数十万人，数度率部众浮海攻打浹口，即今宁波三江口。后兵败，退至台州湾，与余部百余人投海自杀。

这说明在那个时候，章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海港和造船基地。

近年来，不少专家经过研究后认为，佛教最早传入浙东的路线，极有可能就是从章安港经剡溪传往会稽的。

黄岩院桥(今台州路桥区)的广化寺始建于三国赤乌四年(241年)，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，是江南最早的寺院之一。地处杜桥的东晋惠因寺也是江南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。佛教天台宗创始人之一的五祖章安大师灌顶就是章安人。

可见自汉代至三国、晋及南北朝时期，章安港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贸易海港之一。民国《台州府志》，形象地描绘了古

章安港当年的盛况：“章安，古城，在县东一百五十里，汉回浦县，灵水汇其趾，海门峙其旁，东西列街市，浦叙会经商，潮头送船舶，入境挽千樯。”

《三国志·吴志·吴主传》载：“三国吴大帝黄龙二年(230年)，孙权遣大将卫温、诸葛直率甲士万余人浮海求夷洲(今台湾)，得夷洲数千人还。”这次远航就是经泊章安港后出发的。

南宋建炎三年(1129年)十二月，因为明州保卫战没能抵挡住金兵的南侵步伐，宋高宗赵构从鄞东上船南渡，次年正月初二晚泊台州湾章安鳌山下，驻蹕17天，题诗观灯。同一时间，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也风尘仆仆从陆路赶到章安，目睹江畔梅花，有感山河破碎、自身飘零，遂因花生情，写下一阙《清平乐》词：

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。挹尽梅花无好意，赢得满衣清泪。今年海角天涯，萧萧两鬓生华。看取晚来风势，故应难看梅花。

又感于自己在颠沛流离中追上了御舟，见到高宗皇帝，心中万分欣喜，写下一首《渔家傲·记梦》：

天接云涛连晓雾，星河欲转千帆舞。仿佛梦魂归帝所。闻天语，殷勤问我归何处？我报路长嗟日暮，学诗谩有惊人句。九万里风鹏正举。风休住，蓬舟吹取三山去！

宋末，文天祥被派往元军军营谈判，遭扣留，脱险逃亡途中，也曾前往章安凭吊烈士，写下多首感怀诗。其中一首系他所乘海船进入浙东沿海后，得知明州陷落，台州前途未卜，在船上写下的《入浙东》：

厄运一百日，危机九十遭。孤踪落虎口，薄命付鸿毛。漠漠长淮路，茫茫巨海涛。惊魂犹未定，消息问金鳌。

东瓯北迁江淮，辖地设“鄞县回浦乡”，后一度设县

两千多年前，在南方的百越之地，有一个叫东瓯的小国。瓯人原为夏族的一支，夏亡后，瓯人居地被商朝王室辟为狩猎区，瓯人被迫南迁，其中一支进入今温、台、丽地区。

《史记·东越列传》记载，秦末，东瓯人与相邻的闽越人分别在首领摇和无诸的率领下，附从鄞阳令吴芮，跟随诸侯灭秦。但因项羽不予封王，他们在楚汉之争中站到了刘邦一边，为刘邦打败项羽立下了功勋。汉朝建立后，封无诸为闽越王，摇为东瓯王。

公元前138年，也就是汉武帝建元三年，闽越发起了对东瓯的进攻。

战争的起因是，发动“七国之乱”的元凶吴王刘濞兵败后逃到东瓯，但东瓯王已被朝廷重金收买，便将刘濞杀死。刘濞的儿子逃到闽越，为报杀父之仇，他经常怂恿闽越王攻打东瓯。于是，战争爆发。

东瓯一战即溃，国都城邑遭闽越围困，于是派人向汉廷求救。汉武帝召集大臣商量，太尉田蚡

认为越人相攻是常事，不必管。中大夫严助却力主汉武帝出兵。

汉武帝当然希望出兵，可调兵的虎符在太皇太后嫪毐手里，一番思索之后，他派严助拿着符节、诏书去会稽郡调兵。当时，会稽郡的驻地是在苏州，郡守不见虎符，坚决不肯交出兵权，严助便杀了他手下的一个司马威慑他，郡守无奈，只好同意发兵。闽越王听说朝廷大军浮海前来增援，自知不敌，便带着部众一溜烟跑了。

2005年首播的历史电视剧《汉武帝》形象地演绎了这个故事。当汉武帝派遣的朝廷大军自会稽开拔，前往东瓯时，屏幕下方的字幕显示：东瓯国就在今浙江台州温岭至温州之间。

而这只是点出了东瓯国的一个中心区域，结合各地地方志，东瓯国的范围，除了今台州、温州及丽水，还应包括当时与鄞县相接的今宁海、象山的南部地区。东瓯国的国都，温州学者一致认为是在温州，温州人也自称瓯人。台州学者则认为是在台州的温岭大溪。双方也都有考古实物佐证。

东汉初撤县设乡，57年后再度设县，改名章安

不过，汉廷将乡的治所设在回浦，说明回浦这个地点，那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人气。

当时，这里有一条从溪口流出的回浦河直通海湾，河口有金鳌山和东山，成为挡风屏障，山外是一道金沙滩，河口内侧还有一个潟湖群(后称章安湖)，是船只靠泊的好地方。

因为北迁江淮的大多是东瓯国的王族、官员、军人及都城周边的百姓，所以很多不愿背井离乡而隐匿下来的越民，就逐渐向适宜居住、渔猎及耕作的回浦河口集聚，形成聚落。

大约在元封二年(公元前109年)，朝廷为防止这些流散于山泽的越人再度叛乱，将会稽郡东部都尉(一说南部都尉)治所从鄞县迁往回浦。据《三国志·吴书·虞翻传》记载：会稽郡都尉分东西两部，东部都尉系元鼎五年(公元前112年)设立。全祖望《公羊春秋》卷49载，东部都尉初设于鄞。《宋书·

州郡志》则记载东部都尉最早设于句章。西部都尉设钱唐，即今杭州。在回浦设都尉治所，说明该地已被朝廷视为军事要冲，也说明这一带适合屯军。这也是中国在沿海部署军队戍守海防的开始。

25年后，即西汉昭帝始元二年(公元前85年)，汉廷一度将回浦乡升格为回浦县。唐陆广微《吴地记》载：“后遗人往往渐出，始元二年，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。”

东汉光武帝即位后，鉴于长期战乱造成全国人口锐减，于建武六年(30年)下诏全国省并郡县，与民休养生息，一口气撤并了400多个县。在光武帝刘秀撤并的400多个县中，回浦县在列，其辖地再度恢复为“鄞南回浦乡”。清朝钱大昕《廿四史考异》卷14云：“意者东汉初省回浦入鄞县，故有回浦乡之称。”

至东汉章帝元和元年(87年)，经过57年的休养生息，原回浦之地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已恢复到了正常水准，于是又将“鄞南回浦乡”升格为县，并以帝号改名章安，以图吉祥，

此名一直沿用至今。唐朝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志》卷27在对临海的记载中说：“《禹贡》扬州之域，春秋时属越地，秦并天下，置闽中郡，汉立南部都尉，本秦之回浦乡，分立为县，扬雄《解嘲》云：东南一尉、西北一侯是也。后汉改回浦为章安县。”

清初史学家全祖望在《鮑塘亭集》卷35中认为：“晋《太康记》：章安县本鄞县南之回浦乡，汉章帝立。今由象山以南至台州之临海一带，正值鄞之南土，是前汉之回浦。而东汉改名为章安者，洪文惠公(指南宋金石学家、诗人、词人洪适)谓：回浦在西汉已置县，不应是时始设乡。不知分合升降各有时。时盖省县入鄞而为乡，章帝又置为县耳。”全祖望认为，西汉的回浦县，到东汉光武帝时已经撤县为回浦乡，至东汉章帝时，复为章安县。

清代学者杨守敬(1839—1915)在《晦明轩稿·(郡国志)东治侯官考》一书中也指出：“前汉本有回浦县，《太康记》所云‘回浦乡’者，以后汉初度为回浦乡也。后汉之章安，即前汉之回浦。”

其辖区即原东瓯国范围。这个乡涵盖整个浙东南，相当于后世台、温、处三府，还有今福建东北的一部分沿海地区。之所以不设县而设乡，是因为这里群山巍巍，森林茂密，气候潮湿，对北方人来说，是深不可测的“不可郡县”之地。淮南王刘安曾在一份劝谏汉武帝不可出兵征讨闽越的上书中写道：

“越，方外之地，剺发文身之民也，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……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，吴越人相攻者不可胜数，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。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，处溪谷之间，篁竹之中，习于水斗，便于舟舟，地深昧而多水险，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，虽百不当其一。得其地，不可郡县也……”

汉武帝虽然没有理会这份奏疏，最终以武力征服了这一地区，但他也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实施郡县制的构想，而是将其纳入会稽郡都县代管，这说明他对“不可郡县”的说法是认同的。他将越人北迁，以虚其地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放弃。清初史学家全祖望认为：“今由象山以至台州之临海一带，正值鄞之南土，是前汉之回浦”(《鮑塘亭集》)。

海上交通发达，人们所建的城邑治所，都是海港及内江河埭所在。而章安港之所以走向衰落，在于隋唐以后，随着丘陵腹地的开发，陆路渐渐畅通，内地人口增多，特别是在隋文帝平陈之后，于开皇十一年(591年)废临海郡，所属诸县并为临海一县，属括州(治所为今天的丽水)，从此，章安不再作为郡县治所。到了唐代，原章安辖地已先后分出永宁(今温州)、始丰(今天台)、临海、乐安(今仙居)、宁海数县，此时人口的中心已转向临海，加上历史上灾害、战乱、海盗等影响，章安港的航运业衰退，海运闭塞，水利失修，出海水道逐渐淤积。章安这个曾经的一方都会，终于沦落为今天的回浦村。

沧海桑田，历经两千多年的尘世沧桑，章安城和昔日烟波浩渺的章安湾湖群都已不复存在，回浦水也在近现代的农田改造中基本理直，不见湾河了。但让人欣慰的是，屹立在依山傍水灵江岸边的古城章安，它那古色古香的历史文化内涵犹存，为



始建于西汉，重建于清的章安桥，桥下就是回浦水。

章安港的地位最终被明州港等取代

章安港的衰落，原因复杂，与明州港的兴起也有着一定的关系。

“明州”并不是宁波最早的名字，它的首次出现，是在唐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，其得名与浙东名山四明山有关。也正是从唐代开始，明州逐渐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商港，日本遣唐使纷纷从这里登陆，然后前往长安。到了宋代，明州与泉州、广州并称为“全国三大对外贸易港”。

海上交通发达，人们所建的城邑治所，都是海港及内江河埭所在。而章安港之所以走向衰落，在于隋唐以后，随着丘陵腹地的开发，陆路渐渐畅通，内地人口增多，特别是在隋文帝平陈之后，于开皇十一年(591年)废临海郡，所属诸县并为临海一县，属括州(治所为今天的丽水)，从此，章安不再作为郡县治所。到了唐代，原章安辖地已先后分出永宁(今温州)、始丰(今天台)、临海、乐安(今仙居)、宁海数县，此时人口的中心已转向临海，加上历史上灾害、战乱、海盗等影响，章安港的航运业衰退，海运闭塞，水利失修，出海水道逐渐淤积。章安这个曾经的一方都会，终于沦落为今天的回浦村。

沧海桑田，历经两千多年的尘世沧桑，章安城和昔日烟波浩渺的章安湾湖群都已不复存在，回浦水也在近现代的农田改造中基本理直，不见湾河了。但让人欣慰的是，屹立在依山傍水灵江岸边的古城章安，它那古色古香的历史文化内涵犹存，为

后人留下了不少历史名胜、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。

当它作为“鄞南回浦乡”时，它是汉帝国在东南沿海的一处屏障，是历史上会稽郡26个县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乡，管辖过浙南灵江、瓯江两大流域的广袤之地，今台州、温州、丽水三市管辖的20余个县(市、区)皆由其派生而来。

在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开拓阶段，它是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东线的发祥地之一，是一个重要的登陆口及出发地，是佛教通过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传入内地的起始地。

在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它是浙东南山珍海味、稻米鱼盐之乡，港口开阔，物产丰富，峰峦叠翠，景色壮美。

它是台州古代历史文化的摇篮。先民勤于创业、勇于开拓的聪明智慧和奋斗求实精神，对于浙南沿海文化发展有着突出贡献。在我国越族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。

今天，在历史上与之相关联的宁波、台州、温州、丽水等地，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。

……

当我们走进回浦村的章安老街，能感到一种繁华落尽后的淡泊，斑驳老墙凝重如墨，久未修葺的建筑已显衰败，深宅大院多成残垣断壁。被磨得光滑锃亮的青石板路，连接着街中心苍老的章安桥，蜿蜒伸向远方……这一切无不昭示着岁月的痕迹，似在向我们讲述它的沧桑故事，诉说它跨越两千多年的传奇。章安桥下的回浦水，依然在静静流淌。